

朝鮮史略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朝鮮史略卷之五

高麗紀

忠烈王

諱謀後改昀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年

宋孝恭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太府卿朴榆上疏言

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宰相有畏妻者寢

其議

榆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

元遣蠻子軍來分處海鹽白三州

一千四百人

王及公主幸洛山寺

自是屢幸寺院

禁白衣

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褻以白紵之

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故從之

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

鷹坊

吳叔富怙勢肆暴戩等不禮叔富諧王罷之

初作宣傳消息

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卽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

李汾成建白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

縣苦之

王問李汾成曰聞郎將中將等以不得臨民之任爲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

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

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

始以武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東班必外補然後授朝官西班不補外至是武官請王左右復之且故事政房員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

王不豫欲下赦承宣洪子藩以數赦不可請以

口傳放囚

史臣曰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

因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定朝官服章

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

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

以元將復征日

本故也

二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

王及公主獵于猫串

自此幸獵無常

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

先是達魯花赤

詰其僭故遣使請改

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鑑卒

鑑性恭溫正直善屬文優於吏才

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

習漢語

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多不以實懷  
姦濟私故參文學事金壇獻議置之

參文學事俞千遇卒

千遇性聰敏多機辨爲崔  
怡所器重入政房多受賂

爲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  
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耶

溟州吏金遷得母於遼陽以歸

母及弟德麟爲  
蒙兵所虜遷時

年十五傳聞母死服衰三年後十四年有習成  
者傳母書卽欲贖來賁白金入遼東得母於軍  
卒要左家德麟亦生在隣家遷贖母而  
還後德麟隨元使來亦以白金贖之

僉議府言公主怯伶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

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不聽

怯伶口華言  
私屬也公主

立府置屬及僚  
故因緣作弊

四年

宋帝昺祥興元年

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

先是韋得

儒盧進義以私怨謀陷金方慶誣告云方慶與其子忻婿趙忭等謀去王及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反王命柳璈與忻都大衢等雜問知誣妄釋之洪茶丘挾憾本國嘗欲伺釁及聞方慶事奏于帝請中書省來鞠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索圈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日時天極寒肌膚凍如溱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膚絕而復蘇者屢矣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哉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只以藏甲爲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國人皆遮道泣送

右司議大夫鄭興辭職歸羅州

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醢釀金

方慶之罪故興耻與同朝乞  
歸養母王怒諭遣之尋召還

令境內變元服

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  
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朴恒呼

執事官諭之於  
是學生皆剃

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  
對辨於是方慶父子得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  
進義舌爛而歿得儒至元亦歿人以爲天誅

叅文學士金坵卒

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  
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

事措辭皆中於理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  
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性惻惻無華寡言語至  
論國事切直無  
所避謚文真

新置必闡赤以朴恒金周鼎等爲之又以內僚

鄭承伍爲申聞色

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

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闡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人爲申聞色而罷其餘恒等常會禁中叅決機務號別廳

五年用樂祀新殿驚瓦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

况用樂以祀瓦驚乎

日本倭人殺元使

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舍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

人導行倭人皆殺之

王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火星食月

六年監察侍丞崔有滄以論時務直言忤旨流  
大青島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滄勵節奉上  
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

監察侍史沈錫等伏陳王遊田馳馬之失以及  
忽赤鷹坊爭設內宴窮奢極侈之弊且舉將軍  
尹秀侍宴內殿登床起舞犯禮不恭之罪禪師  
祖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內之事皆直斥不諱王  
大怒命鞫于崇文館究問首議之人關木索置  
瓦股間令人迭踏其上血迸流地錫終不言遂

囚巡馬所白文節潘臯郭預閔漬乘間乞賜寬

貸乃釋之

謁謗無他以振綱自任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

爲神堂巫矣吾將往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過川縣皆公服郊迎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謁使人覘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鞠之俱服

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

內侍

王留意詩文親試文臣中考謂殿試門生待遇異常只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請不

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宣等試藁達王請拆糊封定行目以子宣爲首王召朴恒郭預等改考及榜出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

七年王與忻都茶丘議征日本事王南面忻都

等東面

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等不敢抗禮國人大悅議畢忻

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以舟師至

日本大明浦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力與戰

郎將康彥等歿之向一岐島船軍及梢工遭風

多失所之方慶等又與倭力戰斬首三百餘級

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僅免軍中大疫歿于

兵疫者三千餘人忻都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

過期不至

文虎將南軍由南海期會忻都等于日本

議廻軍旣而文

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

風蠻軍皆溺歿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  
而行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十萬有  
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元乃罷征東行省  
贊成事朴恒卒

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  
往視失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肖

貌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恒能文章長於吏才  
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掌銓注其  
所擢多其恩舊

王與公主幸慶尚道南州按廉閔萱苟容自銜  
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

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

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

以昇天

即今順天府

府使崔碩爲秘書郎

昇天舊俗每邑守遞

還贈以馬八匹及碩還邑人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焉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爲貌辭耶并其駒與之自是其弊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

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算

八年大司成白文節卒

文節文詞富贍爲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宗

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

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  
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尹秀朴義李貞元卿等勸王遊獵世子年九歲  
忽泣下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作時父王何  
爲遠獵顧謂義曰每以鷹犬縱吏吾君者此老  
狗也義慙覲而退

九年元欲復征日本本國人庾賔言於帝曰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  
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碩帝  
許之禿魯花金忻謂賔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

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王又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欲使褻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聖德王然之

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魃爲虐欲罷鷹坊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罷

十年興法判書金堦卒

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隸民訴于典法

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堦與同僚知其冤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堦等